

# 活人的上帝 The God of the Living

Luke 20:27-38

November 9, 2025

Twenty-Second Sunday after Pentecost

ATPC

有一次，我媽媽用 FaceTime 視訊打電話給我，讓我和阿嬤聊天。結果，我的阿嬤很擔心電話費很貴，一直想要掛斷電話；甚至直到媽媽不停解釋不用錢，阿嬤還是半信半疑地不願意講太久。在二十年前，一通遠洋電話每分鐘可能要美金一元，但是現代，只要有網路，所有通話都是免費、吃到飽的。

不同時代所擔心的事情都不一樣，而許多古早的煩惱隨著科技的進步都不再是問題了。在今天我們讀的經文，耶穌和撒都該人的辯論時也同樣對比現代和以後的世代，來突破我們信仰的迷思，並指出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今天，我們就一起透過這段辯論來重新思考我們的信仰和「活人的上帝」應該有怎樣的關係。

## 經文背景

從六月到今天，我們在禮拜中透過經課表，跟著路加福音裡的耶穌從第九章到十九章，一路從加利利終於走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後，耶穌挑戰人們信仰的事工達到最高潮。在第二十章，耶穌連續三次被耶路撒冷的不同有影響力的權威挑戰。首先是祭司長、長老和文士，接著是他們派出的密探，最後是今天讀的撒都該人。他們都來問耶穌不同的問題：從權威、繳稅，到今天讀的復活，唯一的共通點，就是他們的目的都不是真的要問出答案，而是想要讓耶穌難堪、甚至設法讓他講出不該說的話，好逮捕他。

而他們這樣做的動機也很簡單：因為耶穌正在破壞他們在耶路撒冷的影響力。在十九章的結尾，耶穌趕出在聖殿做買賣的人，透過聖經歷史研究，聖經學者已經確定這些買賣就是宗教權威斂財的工具。所以當耶穌把他們趕走，實際上就影響了祭司、法利賽人和文士的收入。

撒都該人則是當時猶太教也很有影響力的一派，他們只讀摩西五經，不承認先知書和其他舊約，他們不相信復活(20:27)，而是相信在這世代就會得到上帝的報賞和懲罰。相反地，耶穌不斷宣揚自己會死後三天復活，也和撒都該人所教導的相反，動搖他們在耶路撒冷的影響力。

## 神學思辨

所以，撒都該人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案例來試圖證明復活是一個違背摩西五經又荒唐的信仰概念。依照申命記第二十五章，要是一位丈夫死後，太太又還沒有生小孩，他的兄弟有義務要把把這位嫂嫂或弟媳娶來、替自己的兄弟傳宗接代。這樣，假如復活是真的，邏輯上就有嚴重的問題了：復活之後，這位女性到底要算是誰的妻子？

這樣邏輯清楚的辯論實在精彩，但是在耶穌眼中，就像我的阿嬤擔心電話費一樣。確實，這問題是這時代的大問題，但是到了下一個世代——所有人都復活之後——這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耶穌說：人們復活之後就會像天使一樣，不再嫁娶；他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引用摩西在荊棘遇見上帝時聽到的話說：假如沒有復活，上帝怎麼會在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死後說自己是他們的上帝呢？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所以即使人死後，在上帝眼中還是活著的。

耶穌用他們自己看似完美的邏輯來打敗自己的信仰驕傲。但他打敗他們的目的不是爲了要保住自己的信仰權威，而是要幫助撒都該人不要浪費時間和力氣在復活的辯論，而是要注重真正重要的事。

很多時候，當我們在討論信仰的對錯時，我們都忘了自己信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而不是要審判人、將人定罪、判人死的上帝。這並不是要否認信仰上的思辨，而是要警惕人們不要掉入信仰的象牙塔和斷頭台。信仰的象牙塔把人關在自己的想像裡，而信仰的斷頭台忙著把所有不符合自己想像的人都砍頭；不管是哪一種，我們都有「把上帝變成死人的上帝」的危險。

## 《異鄉人》

在二十世紀的法國，兩次的世界大戰讓人們的熱觀消磨殆盡，進而使注重當下、帶有悲觀色彩的存在主義到最高峰。作家阿爾貝·卡繆在這樣的背景下寫了一本被視爲存在主義經典的小說——《異鄉人》（*L'Étranger*）。這本小說讓卡繆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也展現了人性和社會的荒謬與不可預測性。

小說的故事以阿爾及利亞爲背景。故事的主角莫梭（Meursault）情感冷漠，他在自己母親的葬禮上，除了對天氣熱感到不耐煩以外，沒有任何情緒；接著，他在一次和朋友去到海灘時不小心射殺了另一個自己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在他被法院審判的

時候，法院上竟然傳喚媽媽養老院和墓地的守門人，來作證莫梭在母親的葬禮竟然沒有一點難過的情緒，來指控他是一位冷血、毫無情感的人。

這部小說最有趣的地方是沒有一個清楚的道德界線，只有更多看似合理確實則荒唐的事件的堆疊。雖然主角莫梭確實沒有在葬禮上哭泣，但人們為什麼需要在自己沒有情緒的時候故作姿態地演戲呢？雖然莫梭確實不小心在海灘上殺了人，但為什麼在海灘當天喚起母親葬禮那天煩躁心情的刺眼陽光不能在法庭上被當作客觀因素，反而是著重在討論他有沒有在母親葬禮上流眼淚呢？

最後，在莫梭被執行死刑之前，一位神父要為他禱告，又苦口婆心地要說服他悔改。這時，他生氣了。對他來說，雖然神父看起來很確信自己所說的東西，但他的一輩子也只是活在一種宗教的意識形態裡，這樣的意識控制著他的所有舉動，讓他像一個魁儡一樣。對卡繆來說，神父滿口道理，但他根本從來就沒有真正的活過：他不敢忠於自己的情緒，行為也從來不是順著自己的想法。莫梭說：「他活得像個死人。我呢？我看來是兩手空空，但我對自己有把握，我比他對自己的生命和即將到來的死亡更有把握。是的，我只擁有這一些，但是至少我抓住了這個真理。」

## 活人的上帝

耶穌在與撒都該人的辯論裡，提醒了我們——不要用死的信仰框架去理解那位活的上帝。撒都該人以理性的算式否定復活，而耶穌卻以生命的事實顯明：上帝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不被死亡中斷。上帝仍稱自己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表示這三位祖先雖然肉體已死，卻仍在上帝的面前被記念、被愛、被連結。活人的上帝，不是要我們去定義什麼是信仰，而是邀請我們在當下的生命裡經驗祂的臨在。

我們常像撒都該人一樣，用理論的框架想要抓住上帝，用宗教的邏輯試圖保障自己所信的是唯一的真理。可是信仰並不是一場思想的辯論，而是一種真實存在的生活態度；不是緊握真理的正確答案，而是願意在什麼都還未知時就勇敢相信。耶穌所說的復活，不只是人們幻想的奇蹟，而是此刻就能開始的生命狀態——當人不再被恐懼、權威或制度綑綁時，他就已經經驗了復活的生命。

卡繆的《異鄉人》也表達出了相似的概念。莫梭雖然不信神，但他拒絕逢場作戲、真實面對自己的情緒；他雖被社會定罪，但卻在面對死亡時找到一種真實的自由。他提醒了我們，不要讓信仰變成只會說理而不敢真實活著的教條。若信仰只是為了維護

一套制度與理論，它就像神父的信仰——滿口上帝，卻失去生命。

耶穌所啟示的上帝卻正相反。祂是活人的上帝，是走進人群、與罪人吃飯、為貧窮者伸冤的上帝；是哭過、笑過、流血也復活的上帝。耶穌的復活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更不只是酷炫的神蹟，而是讓我們的世界從死亡的邏輯轉變為生命的真實。

也許我們有時像莫梭那樣覺得世界荒謬，像撒都該人那樣用理性防衛自己；但耶穌邀請我們，在這荒謬與矛盾之中，仍然選擇去愛、去活、去信任。因為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祂活著，所以我們能活出真實的自己，也能讓愛重新活在這個世界裡。願我們都成為那位「活人的上帝」的見證人，在每日的生活中，不只是相信祂存在，而是真實地與祂一同活著。

我們一起來禱告：

永活的上帝，我們感謝祢，因為祢不被時間、空間或死亡所限制。祢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祢也是我們的上帝；我們每次呼吸與心跳中都充滿你的賞賜生命的祝福。

主啊，我們承認自己常像撒都該人那樣用理性與制度去框住祢，用信仰的規條代替與祢真實的相遇。我們忙著辯論對錯、捍衛立場，卻忘了祢不是死的教條，而是邀請我們活出愛、活出自由的上帝。

求祢赦免我們冷漠的心，赦免我們在懼怕中假裝、在信仰裡僵化。讓我們在耶穌的話語中重新被喚醒，相信復活不只是將來的盼望，更是此刻的呼吸與勇氣。當我們像莫梭一樣感到世界荒謬、生命空虛時，求祢的靈使我們記得：祢仍然與我們同在，祢的愛比死亡更強，祢的光能穿透最深的絕望。願我們都因祢而活，也讓世界因我們的愛而再次被祢喚醒。

禱告是奉那位曾經受死、復活，並永遠與我們同在的主耶穌基督之名，阿們。